

通志堂經解

仁正  
1.411  
363





孟子卷第七

朱子集註

後學趙順孫纂疏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  
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  
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目者

愚案離婁黃帝時人能視於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

公輸子名班魯之巧

人也

愚案班一作般天下之巧

規所以為員之器也矩所以為方之

器也

愚案規者所以規圓器械令得其類也矩者所以矩方器械令不失其形也

師曠晉之樂師知音



者也

愚案師曠字子野晉平公之樂太師也其聽至聰平公鑄鍾使工聽之皆以為調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不調臣竊為恥之至師涓果知

音之六律截竹為箏用陰陽各六

愚案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解谷於以空生竅

厚大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箏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

節五音之上下

語錄曰人聲自有高下聖人制五聲以括之又制十二律以節五聲又各有高下每聲又分十二等所謂律

和聲也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陽大呂夾鍾

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為陰也

語錄曰樂律自黃鍾至仲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鍾皆屬陰此是

一箇大陰陽黃鍾為陽大呂為陰大簇為陽夾鍾為陰每一陽間一陰又是一箇小陰陽五音宮商角徵羽也

愚案五音始於宮宮數八十一商數七十二角數六十四徵數五十四羽數四十八以數之多少為尊卑故曰宮商角徵羽范氏曰此

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

先王之道也

聞去聲

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

王之道仁政是也

或問子孟子告齊宣王曰是心足以王矣則仁心者固王政之本也今日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

則是所謂仁心者初不足恃而所謂先王之道者又在此心之外也曰是心足以王者言有是心而能擴充之以行先王之道如其篇末所論制民之產云者

可以王耳非謂專恃此心而直可以王也先王之道固亦由是而推之以為法耳但其盡心知性而無私意小智之累故其為法也盡天理合人心雖聖人復

起而有所不能易者後之人君當以吾心而廣之以盡夫法制之善而充吾心之固有者非謂心外有法而俟於它求也後人雖有是心而不能無私意小智

之累苟不循是而之焉則雖有仁心仁聞而未免於徇私妄作之失范氏曰

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

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麩為犧牲斷死刑必為

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

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

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輔氏曰引齊宣王梁武帝為有仁心仁聞之證甚當然論二君不能行先王之

道則同若論其所以不能行之故則異宣王不學無術奪於功利而不能行先王之道者也武帝則惑於異端避罪要福而不肯行先王之道者也宣王有仁心而不能保武帝有仁聞而非其真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

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

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雎麟趾

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

語錄曰所謂文章者便是文飾那謹

權審量讀法平價之類耳○又曰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到董黨洋溢天下無一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為王莽矣○輔氏曰引

程子前一說所以證徒善不足以為政後一說所以證徒法不能以自行政須要詳備心須要誠實後世如漢文帝近於徒善如漢武帝近於徒法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

詩傳曰先王之禮樂

刑政也

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

輔氏曰過

一差謂用意過當處遺忘謂照顧不及處遺用舊典故則有所循故不過差有所據故不遺忘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直乎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準所以為平繩所以為直

愚謂準者所以撥平取正也繩者上下端直經緯四通也

覆被

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為未  
 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為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  
 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輔氏曰規矩準繩所以為方員平直之法  
 度也六律六呂所以正五音之法度也不  
 忍人之政所以仁覆天下之法度也不為之法度則聖人之耳目心思止於聖  
 人之身而已固不能徧天下與後世也故聖人制為法度以繼續之使天下後  
 世之為方員平直正五音仁天下者皆用是而不得違之所謂不可勝用而仁  
 覆天下也止言覆天下而不言及後世者舉大以該遠也能覆天下則能及後  
 世矣百工之事皆聖人作故規矩準繩六律五音并與不忍人之政作  
 一統說了耳目言力心思者耳目之視聽以力而心之官則思也

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  
 道可謂智乎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為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  
 成功多矣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

王之道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  
 眾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  
 也播惡於眾謂貽患於下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  
 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朝音

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制  
 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  
 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

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

君子犯義無法守則上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

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語錄曰上無道揆則下無

亦將不能用而去之矣信如憑信之信這箇道理只是要人信得及若信得及

自然依那箇行不敢逾越惟其不信所以妄作如胥吏分明知得條法只是

冒法以為姦使

是不信度也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

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解與闕同喪去聲

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為亂鄒

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蹶居衛反泄弋非反

詩大雅板之篇蹶顛覆之意詩傳曰泄泄蓋弛緩之意

言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

急救正之輔氏曰天之方蹶而國家有傾覆之勢常情處此消索震懼易

得怠緩苟從故戒羣臣以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當此之際自非

君臣上下力加振作於此奮發有為則何能救正也

泄泄猶沓沓也沓徒合反

沓沓即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輔氏曰泄泄東周時

子以沓沓解泄泄蓋以泄泄古語難曉而以當時之言人所易曉者釋之也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非詆毀也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

謂之賊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唯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或問所謂陳善閉邪心所當閉也然不知所以閉之道而逆閉之則動有矯拂之患其言不可得而入矣故必為之開陳善道使之曉然知善道之所在則所謂邪者亦不難乎閉之矣○語錄曰恭敬大槩也一般只是恭意思較闊大敬意思較細密如以堯舜三代望其君不敢謂其不能便是責難於君便是恭陳善閉邪蓋不徒責之以難凡事有善則陳之邪則閉之使其君不陷於惡便是敬責難之恭是尊君之辭先立箇大志以先王之道為可必信可必行陳善閉邪是子細着功夫去照管務引其君於當道○問人臣固當望君以堯舜若度其君不足與為善而不之諫或謂君為中才可以致小康而不足以致大治或導之以功利而不輔之以仁義此皆是賊其君否曰然人臣之道但當以極等之事望其君責以十分事臨了只做得二三分若只責以二三分少間做不得一分矣若

論才質之優劣志趣之高下固有不同然吾所以導之者則不可問其才志之高下優劣但當以堯舜之道望之

鄒氏曰自詩

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鄒氏曰此章言為

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

任其責也

輔氏曰孟子章長難看首尾易得支離此章唯鄒氏斷截得聞而行先王之政然非君臣同心各任其責則亦安能有成哉

○孟子曰規矩方負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盡所以為方負之理猶

聖人盡所以為人之道

語錄曰規矩是方負之極聖人是人倫之極蓋規矩便盡得方負聖人便盡得人倫故物之方負者有未盡處以規矩為之便見於人倫有未盡處以聖人觀之便見惟聖人都盡無一毫之不盡故為人倫之至

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

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  
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

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或問此章之說曰人之生也均有是性均有是性故均

有是倫均有是倫故均有是道然惟聖人能盡其性故為人倫之至而所由莫不盡其道焉此堯舜之為君臣所以各盡其道而為萬世之法猶規矩之盡夫方員而天下之為方員者莫不出乎此也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

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

彼矣可不謹哉語錄曰問不仁何以亦曰道曰譬如說有小路有大路何疑之有○輔氏曰仁與不仁只是一箇天理與人欲而已纔出天理便入人欲也豈復更有他道哉此古之聖賢所以兢兢業業而不敢不謹也

而已纔出天理便入人欲也豈復更有他道哉此古之聖賢所以兢兢業業而不敢不謹也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

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幽暗厲虐皆惡謚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

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

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輔氏曰不仁有淺深而其禍有大小以幽厲視桀紂則幽厲雖未至於身弑國亡然死蒙惡謚遺臭後孫孝子慈孫欲改不可不仁之禍須致如此豈不可懼之甚哉

可不仁之禍須致如此豈不可懼之甚哉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

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輔氏曰孟子雖是平說將去不過是欲人



以幽厲為鑒言然熟玩之其提斯警言省之功亦至切矣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國謂諸侯之國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言必死亡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惡去聲樂音洛強上聲

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

輔氏曰上章第言道二仁與不仁與而推及於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不仁之禍皆必至之理也○真氏曰此章明白峻厲自天子以至庶人皆當佩服以自警也然所謂不仁者非他縱人欲以滅天理而已人欲縱而天理滅其禍至於如此可不畏哉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治人之法平聲不治之治去聲

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

智敬放此

語錄曰孟子說都是趨向上去更無退下來如今人愛人不親治人不治禮人不答更不及求諸己教你不親不治不答也休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

已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輔氏曰自治詳則身無不正身無不正則

天下無不歸雖極言其效是亦必然之理也為治本乎自反多福本乎自求治國者能玩此則知所本矣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解見前篇○亦承上章而言輔氏曰此亦承上章得天下以仁而言之也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恒胡登反

恒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而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是皆以修身為本為是故也

輔氏曰人之常言雖曰有序而但及其外君子之論則必究其本而無有或遺得其本則末可舉矣以是而質於大學之言則曾子子思孟子相傳之學不可誣矣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永嘉陳氏曰得罪謂非理致怨所謂得罪者謂合正理而不致怨於人非曲法以奉之也麥丘邑人祝齊威公曰願

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修

吾身既修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

輔氏曰此亦承上章字家之本在身而言也君人者不正其身所為乖戾則致人怨怒其勢必自世臣大家而始故麥丘邑人之言亦先及羣臣而後及百姓也

○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為患甚矣然或者不修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修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弘輿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政此類也

輔氏曰林氏謂或者不修其本者亦指身而言爾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者如魯昭公之事是也吾之德教無所留礙者大凡人君施教令於下其勢本甚易苟其德不足以服夫人則近而公卿大夫必懷疑議而有不肯奉行之心遠而羣黎百姓必生怨誹而公肆沮格之意如此則其為留礙也大矣安能有胥然

胥效之應哉今也內而巨室外而天下無不傾心向慕唯恐其德教之不下則德行如置郵之速令下如流水之源無復有遮留窒礙之者矣四海極其遠而言之裴度之言亦非謂以係戀之私恩養其家如遊之九三畜臣妾然也行大公正之道可殺則殺可生則生殺之而彼自不怨利之而彼自不庸可也夫然後能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人皆修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修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

也 語錄曰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是以賢德論小役大弱役強只是以力論全不睹是問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亦曰天何也曰到那時不得不然亦是理當如此○輔氏曰理無形勢有形也與夫專言之則道也之意同天下有道則以德為大小無道則以力為強弱二者皆理勢之所當然也順其理勢則存逆其理勢則亡必然之理也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

吳女去聲

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

輔氏曰既不能令是不能強也又不受命是不能弱也既

不能強於自治以昌其國而出令以使人又不能因時勢之宜屈已自下以聽人之命是與物睽絕也絕於物則絕於天也景公之言宜若可取也然景公所用之國乃威公所以正天下霸諸侯者也雖時勢下衰然振起而作新之獨不在我乎而顧為是莫言橫涕以自甚何哉孟子獨取此說以證小役大弱役強之事其委蕭自棄之罪未暇議也 令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

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為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之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言小國不修德以自強其般樂怠教皆若效大國之所為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修德也

輔氏曰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不當恥而恥者也然

亦良心之苗裔所不能殄滅者故子思子因其幾而曉之

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舉而行之所

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為差

輔氏曰所

乘之勢指國之大小而言也

蓋天下雖無道然修德之至則道自我行

而大國反為吾役矣

輔氏曰文王自百里而興王業其政布在方策是必有道矣師其人行其政則人心自悅氣數

自回而小可大弱可強大國反為吾役矣敵國雖大何畏焉

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

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

耳

輔氏曰程子之言所以啓發學者至矣惟聖人能知時故曰聖人度其時可矣學者燭理既明而經歷之久思慮之深則自然見得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裸音灌夫音扶好去聲

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商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裸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

說見論語禘自既灌章

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

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于有德故也

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裸獻之禮助王祭

事于周之京師也

真氏曰以商之孫子而為周之諸侯以商之美士而奔走周廟之祭天命何常之有哉成湯惟其仁也故

天命歸于商紂惟其不仁故天命轉而歸周

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

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

也不可為衆猶所謂難為兄難為弟云爾

輔氏曰我賢則難於

為兄為弟者也我仁則難於為衆者也仁道之大無物不體故難於為衆而天下無敵也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

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

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語錄曰今之為

國者論為治則曰不消得十分底事只如此隨風俗做便得不必須欲如堯舜只恁地做天下也治為學者則曰做人也不須做得孔孟十分事且做得一二分也得盡是這般苟且之學所謂聽天所命者也○輔氏曰不能自強則聽命于天而為強大所役使修德行仁如文王則與天為一而小可大弱可強昔之強大者反為役於我矣豈非天命之在我乎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  
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菑與灾同樂音洛  
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為危菑而反以為安利也  
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

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  
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輔氏曰仁本吾心之固有惟不知存養體認故為私欲

所障蔽而冥然無知頑然無覺雖處於危而反以為安雖淪於菑而反以為利雖陷於其所以亡而反以為樂其顛倒惑亂至於如此故不可告語而敗亡隨之自古危亂之君同出一轍若本心尚有一點之明可以為受言之地則其禍亂猶有可以救藥者也○真氏曰自昔危亂之世未嘗無忠言祖伊管諫紂矣召穆公嘗諫厲王矣而二君不之聽者蓋其心既不仁故顛倒迷繆以危為安以菑為利以取亡之道為可樂也夫人君孰不欲安存而惡危亡而其反日易至此者私欲蔽障而失其本心故爾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  
濁兮可以濯我足浪音郎

滄浪水名蔡氏曰武當縣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曰滄浪洲水曰滄浪水○愚謂滄浪地名漢水至其地因以名之纓冠系也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

理此類可見

輔氏曰聖人之心純是義理故人言纒入于耳則便與其心相契而無非至理如孔子一聞孺子之歌而便知濯足濯纓曰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者是也夫不仁之人則雖忠言至論無自而入聖人之心則雖常言俗語聖人之心通是亦莫非自取之也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

自伐而後人伐之

夫言曰

所謂自取之者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

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

輔氏曰人心存

則仁人心不存則不仁得失之幾至微也存亡之實至著也安和樂得失之幾也亡國敗家存亡之實也禍福之來皆其自取即所謂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此亦承上章而言仁與不仁所取之不同也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

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

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

勿施爾也

聲去

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聚斂然

輔氏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聚斂雖是欲若能如此聚民之

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

真氏曰此章之要在於所

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

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

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

輔氏曰是錯說此幾句真能得

三王之用心此類之謂也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

走音奏

壙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

故為淵毆魚者獺也為叢毆爵者鷓也為湯武毆民

者桀與紂也

為土聲毆與驅同獺音聞爵與雀同鷓諸延反

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鷓食雀者也言

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毆矣雖欲無王

不可得已

好為王皆去聲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

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

於死亡

王去聲

艾草名所以灸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欲求乾久

之艾固難卒辦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

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

所為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

輔氏曰至此則雖聖人亦

未如之何矣詳味此詩則令人惕然警省有不容自己者矣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



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暴猶害也語錄曰問向說自暴作自粗暴與今註暴害也非猶毀也語錄曰則非先于

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為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語錄曰謂所言必非詆禮義之說為非道是夫

自棄其身者猶知禮義之為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為必不能勉也語錄曰謂其意氣卑弱

為不能我雖言其仁義之美而彼以為我必不能居仁由義是不足有為也志趣凡陋甘心自絕以

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

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語錄曰拒之以不信只是說道沒這道理絕之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以不為是知有道理自割斷了不肯做

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輔氏曰義者天理之當然無人欲之邪曲又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當常行於此而不可有適莫之意故曰正路

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

是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也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爾爾古字通用

易去聲長上聲耳

孟子卷之八

通志堂

親長在人為甚邇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而道初不

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

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輔氏曰先儒皆以遠近

長而天下平為邇與自多之事獨朱子直以親長為邇親之長之為易極為切當道指道理言事指所事言求諸遠指在事者言之也求之難指在人者言之也為人上者獨自親其親長其長亦未能得天下自平唯在我者有以倡率之而使天下之人皆各親其親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此又可見孟子之說周密無滲漏歟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

身而其所以為善之心有不實也輔氏曰人孰無為善之心然

則其心便不實不明乎善不能即事以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

在也輔氏曰人孰不知善之可為然不能即夫事以窮其理而推極吾之知識則所知者或未必真游氏曰欲誠其

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則

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

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輔氏曰游氏之說始則大學之次序終則

中庸之極功也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天道之本然也思誠

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人道之當然也

語錄曰誠

者都是實理了思誠者恐有不實處便思去實他誠者天之道天無不實寒便是寒暑便是暑更不待使他恁地聖人仁便真箇是仁義真箇是義更無不實處在常人說仁時恐猶有不仁處說義時恐猶有不義處便須着思有以實之始得○輔氏曰以欲字解思字以本然二字解天道當然二字解人道自然也審思明辨自強不息思誠之事人道之當然也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

於親之類是也

輔氏曰有感必有應驗便是應處極其誠則合內外平物我感與應皆非自外也此其所以無有不動也○蔡

氏曰動不動只在誠不誠之間此是孟子以其徵驗處喫緊以告人然子思以誠之言人之道而孟子易之以思誠子思言形著動變而孟子止於動者以思出於心於學者用功尤為有力而動○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者正指上文獲上信友悅親而言也

思誠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為思誠之本乃子思所

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

學者宜潛心焉

輔氏曰明善者大學之本誠身者中庸之要於此可見中庸大學之相為表裏曾子子思孟子之相為授受

者益不可誣矣○蔡氏曰此章見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相傳無異道而明善誠身實傳道之要訣也明善即致知誠身即誠意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

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

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辟去聲

作興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為西方

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

文王發政必先鰥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

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

輔氏曰恐人見太公後來佐武王伐商遂以作興為有求仕之意故明辨

之太公之初來于周無是意也故孟子將太公與伯夷並說亦自可見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焉於虔反

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

言齒德皆尊如眾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

外矣輔氏曰眾父二字出老子集註借用之其義則謂眾人之父耳父子同氣至親父既歸之則其子焉往蕭何所謂

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暗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

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輔氏曰蕭何之說是欲為此以圖天下有為而為所謂私也文王之為此則初無所為也行吾義而已所謂公也二老之歸乃其自然之應耳學者不察此而以文王之事與蕭何一般看則不可也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

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輔氏曰舉小國緩期言則大

國之五年固在其中矣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

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

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

罪而責之也輔氏曰王者征伐必鳴鼓以聲其罪而顯然伐之夫子蓋用此意以責冉求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

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

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為去聲

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況為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輔氏曰也由也率土地而食人肉謂以土地之故殺人而使之肝腦塗地則是由土地而食人之肉也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者言罪大而刑小是刑不足以容其罪也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辟與關同

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臏齊威王臣起衛人為魏文侯將連結諸侯如蘇

秦張儀之類秦洛陽人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

任耕稼之責如李悝盡地力悝魏文侯臣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

居二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升不勤則損亦如之○語錄曰問若如李悝盡地力之類不過欲教民而已孟子何以謂任土地者亦次於刑曰只為他是欲富國不是欲為民但強占土地開墾將去欲為己物耳皆為君聚斂之徒也商鞅開阡陌之類也鞅衛人為秦孝公相封以商於之地號曰商君始廢井田開阡陌○語錄曰阡陌便是井田一橫一直如百夫有遂遂上有涂這涂便是陌若十涂恁地直在橫頭又作一大溝謂之洫洫上有路這便是阡自阡陌之外有空地則只開在那裏先王所以要如此者乃是要正其疆界恐人相侵占今商鞅却破開了遇可破田處便做田更不要齊整整這開字非開創之開乃開闢之開蔡澤傳曰破壞井田決裂阡陌觀此可見○輔氏曰集註引六人者當之是矣戰國之時人君之所求與士之所以自任者不過有此三等故孟子因列之而言其罪以遏其流雖是救時之言然士而以此三者得名則世德下衰可知矣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

曾中正則眸子瞭焉曾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眸子音牟瞭音了眊音耄

良善也眸子目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輔氏曰自體察之可見神若不

能有所識別矣故曾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輔氏曰

安裕完固故其神之見於目者精聚而明白心不正則驚惕掩覆故神之見於目者渙散而昏暗此其所謂不能掩者也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廋音搜

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

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輔氏曰言

亦心之所發雖或可以偽為然有德者必有言如所謂多寡游屈蔽陷離窮亦皆因言而後可得聽其言辭以驗其蘊觀其眸子以察其神則人之邪正有不可得而隱者也○真氏曰目者精神之所發而言者心術之所形故審其言之邪正驗其目之明昧而其人之心之賢否不可掩焉此觀人之一法也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

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偽為哉惡平聲

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已聲音笑貌偽為於外也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

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

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與平聲

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

親授受以遠別也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

往來以取中者也陳氏曰權字乃就秤錘上取義秤錘之為物能權輕

齊權便移來移去隨物以取平亦猶人之用權度揆度事物以取其中相似權而得中是乃禮也陳氏曰

後能權由權然後得中中者理所當然而無過不及者也權者所以度事理而取其當然無過不及者也○輔氏曰若是經禮更何須權唯是那經禮有行不得處故須用權以取中權而得中則是乃禮也若權而不得

乎中則陷乎漢儒權術權變之域矣豈可便謂權只是經乎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救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

語錄曰吾人所以救世者以其有道也既自放倒矣天下

豈一手可援哉

○此章言直己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為失己

輔氏曰必如此斷置得分曉然後出來做事則規模自我所向有成不然枉道徇人未有能自立者也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不親教也

輔氏曰易子而教則非不教也但不親教耳

子曰白執不

也

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

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夷傷也教子者本為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古者易子而教之

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為教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有爭子子何也所謂爭

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

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

輔氏曰王氏最得孟子之正意責善謂責之使必為善也責之

使必為善則便有使之捐其所能強其所劣之意故必至於相傷至其所為或背理而害義則豈可坐視而不管故在子則當爭在父則亦當戒切之也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

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

親者吾未之聞也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

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為孝矣

輔氏曰味集註之言則人之持

守其身者豈可有一毫一息之不謹哉且身者親之枝也枝葉茂盛則得以庇其本根枝葉傷殘則本根殄瘁矣不能事親更做甚人不能守身更說甚道義

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身守身之本也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

治而天下平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

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

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

可謂養志也

養去聲復扶又反

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皙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

子也曾子養其父母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

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

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



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輔氏曰養父母之口體者其事淺承順父母之心志者其思深夫子之於父異體同氣至親至密故事之者當先意承事必能聽於無聲視於無形然後為至若必待其言而後從固已不可況於先立其意以拂其親之欲惟口體是養而不恤其心志之虧乎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為有餘哉

輔氏曰子之身即親之身也故凡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也但人為物欲所昏餒多不能自盡其分耳豈復有過分之事哉孟子只平說去曰事親若曾子可也至程子方看得可也二字有深意以此知讀書者不可不熟讀玩味若但略綽地看過何緣見得他意思出

○孟子曰人不口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適音謫間去聲

趙氏曰適過也間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

徐氏名度睢陽人○語錄曰格其非心與格君心之非格如合格之格謂使之歸于正也○又曰只是將此一物格其不正者如格其非心是說得深者大人格君心之非是說得淺者○蔡氏曰非心非僻之心也

愚謂間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適行政之失不足非間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

也然無大人之德與學子而有言責者則又不可以是藉口○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子墨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墨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輔氏曰孟子言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程子但言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者言仁則該乎義與正也曰仁曰義而又曰正者仁義乃所以

正之也一正君而國定猶形影然也○又曰孟子三見齊王事見荀子書以此章觀之必是孟子有此事此一義最是事君者之大節自觀孟子之言如此則孟子自任之重可知程子發明其說已盡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度也呂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修己者不可以是遽為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為進退輔氏曰毀譽出於公則固可信出於私則固不可信然公私之外又有是二者焉不可不察集

註既得孟子之本意而又於人已兩有所益焉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易去聲

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

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為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為而言之與輔氏曰謹言語自是君子之庸行何待於有責而後然孟子此言必有所為而發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好去聲

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已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為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輔氏曰先儒多以好為人師為自尊大之意獨王氏解最善故取之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子敖王驩字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

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

長者乎長上聲

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驩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始以此責之曰克有罪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辯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乎輔氏曰人之心一有偏係之私則於其所當為者必不能勇於決為而於

其所不當為者或且遲回以至於浸淫而不覺其非雖以樂正子之好善篤信猶有所不免必待孟子言之然後知其有罪況徇私背義強辯飾非者乎孟子可謂善教樂正子可謂善學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舖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舖啜也

舖博孤反啜昌悅反

徒但也舖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

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或問樂正子從子敖何也曰嘗致孟子之書王驩齊王之幸臣蓋欲自託孟子以取重故孟子

使滕則王必以驩為介孟子未嘗與言行事至弔於公行子之家又不與之言焉則所以絕之者深矣樂正子不察乎此而輕身以從之意者特藉其資糧與馬以見孟子而已故孟子以舖啜罪之○愚謂樂正子能勇於受責然後孟子正其罪而切責之所謂可與言而後與之言者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

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

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無大

輔氏曰此必見於古傳記趙氏時其書尚存故引之今則不復存矣阿

意曲從陷親不義者懦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者惰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則因循苟且亂常弗理不仁之甚也故於三者之中最為不孝之大者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為無之為去聲

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

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

輔氏曰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則禮與權固為二矣至以不告為猶告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故也

○范氏曰天下之

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

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

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

罪人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

或有問實之為精實曰是有數義有以實對虛而言者有以實對偽而言者有以實對華而言者此所謂實則以對華而言耳以實對虛而言者曰仁義理也孝弟事也理虛而事實此孝弟所以為仁義之實也然以事為實可矣謂理為虛則理虛而無物之謂乎以實對偽而言者曰莫非仁義也惟孝弟發於人心之不偽此孝弟所以為仁義之實也然謂孝弟為不偽可矣謂凡惻隱羞惡之發皆人之所偽為可乎惟以實對華而言則以為凡仁義之見於日用者惟此為本根精實之所在必先立乎此而後其光華枝葉有以發見於事業之間此說為得之耳○語錄曰且如愛親仁民愛物無非仁也但是愛親乃是切近而真實者乃是仁最先發處義之實亦然○輔氏曰仁主於愛然人之生便先知愛其親義主於敬及少長便先知敬其兄未有知愛而不始於親者亦未有知敬而不始於兄者故事親從兄是

良心所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也○真氏曰仁義之道大矣而其切實處止在於事親從兄蓋二者人之良知良能天性之真於焉發見欲為仁義者惟致力乎此而已否則悠悠然汎汎然非可據之實地矣

有子以孝弟為為仁之本其意亦

猶此也 蔡氏曰有子以孝弟為為仁之本孟子乃以事親屬之仁從兄屬之義若不同矣而朱子乃以為其意亦猶此也何邪蓋有子言仁即所謂專言之仁也孟子所言仁義即所謂偏言之仁也事親主乎愛而已義則愛之且者也合而言之則推其事親者以從其兄此孝弟所以為為仁之本也分而言之則事親而孝從兄而弟所以為仁義之實也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

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

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樂斯樂則之樂音洛惡平聲耳

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

之固矣

輔氏曰知而弗去所謂四德之貞也非是固為弗去也知既明則自然弗去也如人知水火之不可蹈則自然不蹈也若有一豪勉

強之心便是知之不明便不謂之智也故知而帶去是智之實且如人既知親之當愛則孰肯舍其親而不愛既知兄之當敬則孰肯舍其兄而不敬其有不愛其親不敬其兄者蓋其智為物欲所昏而遂忘其當愛當敬故也節文謂品節文章 輔氏曰事親從切然事親自有事親之道理粗言之如冬溫夏凊昏定晨省是也從兄自有從兄之道理粗言之如徐行後長兄弟從是也各自品節其文理便是禮之實

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

然自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輔氏曰和順從容不待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

生意是樂之實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

惡可已也輔氏曰草木既有生意則日長月茂無一息之停孰能遏而止之哉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則亦如草木之有生意自然日

息之停又烏得而遏止之哉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

自知矣輔氏曰此聖人之作樂所以必有舞也樂之意至於充盛之極則不假言說心意自然形見血脉自然動盪手舞足蹈皆自然而

然不待心使之然故不自知也在上如大舜武王在下如曾子方是到此田地倘有一毫勉強之意則便有變遷止息之時矣非所謂至孝矣

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

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輔氏曰事親從兄是良心

之真切曰仁與義是斯道之統會若便恁地說過亦只是說話須是以人體之方可所謂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者此正如魚之飲水冷

暖自知非言語之能盡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

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

以為子

言舜視天下之歸己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

也得者曲為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

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為人蓋泛言

之為子則愈密矣

語錄曰人字只說大綱子字却說得重固有人承顏順色看父母做事不問是非一向不逆其志這

是得親之心然猶是淺事惟順乎親則親之心皆順乎理必如此而後可以為子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

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底之爾反

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頑嘗欲殺舜

至是而底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蓋舜至

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為子者知天下無

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

勉而為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為父者亦

莫不慈所謂化也

真氏曰舜之所值者至難事之親也然積誠感動猶能使之底豫況其不如瞽瞍者乎故瞽瞍底豫而天

下之為人子者皆知無不可事之親而為孝此所謂天下化也

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

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

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為大孝也○李氏曰

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為子

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甚且維仲素語此云只為天下

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

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

其有不是處耳

仲素名從彥豫章人後居延平了翁姓陳名權李氏名侗皆延平人○輔氏曰孝子之心與親為一凡親之過

皆已之過舜之所以負罪引慝者此也故人子自不見父母有不是處羅氏此

語甚有力蓋凡父母之不是皆子之不是也已既是則父母豈有不是者哉陳氏則又推其極而言之亦事理之實也○真氏曰罪已而不非其親者仁人孝

子之心也怨親而不反諸己者亂臣賊子之志也後之事難事之親者其必以

孟子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孟子卷第八

朱子集註

後學趙順孫纂疏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

或問舜卒於鳴條則湯與桀戰之地也而竹書有南巡不及禮記有葬於蒼梧之說

何邪曰孟子之言必有所據二書駁雜恐難盡信然無他考驗則亦論而關之可也○愚案諸馮在冀州之分負夏春秋時衛地鳴條在安邑之西

在

東方夷服之地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



**墓**

愚案畢豐鎬俱在長安豐豈文王所都鎬武王所都豐鎬相去二十五里書云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史記云文武葬于畢皇覽云文王周公冢皆在鎬聚東杜中則畢在鎬東矣舊疏謂郢故楚都在南郡畢在郢之地者誤也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

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語錄曰古人符節多以玉為之

如牙璋以起軍旅又有竹符又有英蕩符蕩小節竹使者謂之蕩節也漢有銅虎符竹使符銅虎以起兵竹使郡守用之凡符節右留君所左以與其人有故則君以其右合其左以為信也曲禮曰獻田地者執右契右者取物之券也如發兵取物徵召皆以右取之也

若合符節言其同也語錄曰古人所為恰與我相合只此便是至善前千百世之已往後千百世之未來只是此箇道理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輔氏曰不曾說着道字言行則便是道了

○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輔氏曰先後以世之相後言遠近以地之相去言也雖相去千有餘里世雖相後千有餘歲然揆度其道則一而已矣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乘去聲溱音溱洧榮美反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

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語錄曰虎牢之下即溱洧之水後又名汜

水關子產以乘輿濟人之所也或以為溱洧之水其深不可以施梁柱其淺不可涉豈可以濟乘輿蓋溱洧之水皆是沙故不可以施梁柱但可用舟渡而已

李先生以為疑或是偶然橋梁壞故子產因用其車以渡人然此類亦何必深考

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

惠謂私恩小利

或問孔子以子產之惠為君子之道而子以私恩小利言之何也曰孔子之言通乎巨細故不害其為君子之道此承上文乘輿濟人而言則私恩小利而已矣○輔氏曰唯其恩之出於私故其利之及者小此正指乘輿濟人之事而言也

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

輔氏曰公平正大之體以理言紀綱法度之施以事言言體則知施之為用言施則知體之為本下云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

輿梁成這箇便可見其體之為公平正大其用之有法度紀綱也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

江音

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

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

令曰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

洹水有橋也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

王之政細大具舉爭不合民心順天理故其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雖纖悉之間亦無遺恨如此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

辟與闢同焉於度反

辟辟除也如周禮閹人為之辟之辟言能平其政則

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已亦不為過況國中之

水當涉者眾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

文集曰辟除之辟乃趙氏本說與上下文意正相發明蓋與舍車濟人正相反也○又曰君子能行先王之政使細大之務無不畢舉則惠之所及亦已廣矣是其出入之際雖辟除人使之避已亦上下之分固所宜然何必曲意行私使人知已出然後為惠又況人民之眾亦安得人人而濟之哉

故為政者母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

於用矣

輔氏曰此則正說子產之用心錯處也夫子產固賢但必不知聖人之學是以有時而內交要譽之私萌而不可掩孟子明辨之所

以立教也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子

之意矣

武侯名亮漢琅琊人○文集曰武侯之治蜀也官府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而民不告勞其亦庶幾知為政矣○輔氏曰此二句誠得孟子之意而真有王佐之心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邈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秦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

矣其賤惡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

輔氏曰孟子此說特為宣王發

所謂有為之言也孔氏之說政解着此意孟子之言雖是為宣王而發然臣之報君視君之所施常加厚一等手足之於腹心雖為同體然有大小之辨人類視犬馬為尊土芥視寇讎為甚其言雖若有迹然亦理勢之實然也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

為去聲下為之同

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為問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二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

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

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  
輔氏曰導之出疆所以盡防衛之道於在我之境先於其所往所以為其祿仕之地於所往之國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所以示奉奉屬國之恩義也  
 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  
 而去則君搏擊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  
 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欒盈也○潘興  
 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  
 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  
輔氏曰就聖賢言上觀之誠有差別然此豈容勉强為哉真氏曰孔子孟之言可以見聖賢之氣象之分雖然孟子為齊王言則然也而所以自處者則不然也千里見王不遇故去而三宿出晝未嘗有悻悻之心猶幸王之一宿而追已也曷嘗以寇讎視其君哉 楊氏曰君臣以義

合者也故孟子為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為君者  
 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  
 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

輔氏曰楊氏發明得孟子所為言此意尤分明觀孟子於齊王其言如此則其視齊王也豈有視以為寇讎之心哉君子固不肯處其薄然君人者則自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

○子墨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輔氏曰可以者有時義為可也夫此幾則有欲去而不能者矣此明夷之初所以不食而行遜之初所以有尾厲之戒而孔子往趙所以及河而復彼昏不仁猶或莫知轉身一路此孟子所以致戒也然此特言其常理耳其間更有多少義理在時與位之不同則所以處之者亦異若執此一說以為臣則只苟免自私之徒者得以藉口矣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

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輔氏曰上篇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章言人君當以正己為先亦

大學所謂其幾如此之說也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文集曰擇焉不精以為善而為之大人則隨事

而順理因時而處宜豈為是哉輔氏曰如此則能盡時中之道矣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

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

不能以寸樂音洛

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

氣輔氏曰中以德言才以才言德本於性才出於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輔氏曰涵育以天地之生物言也薰陶以工冶之成物言也此

循其理而彼自成其形焉無心也蓋父子兄弟之間皆難於責善正其在我者使之自化而已賢謂中而才者也

曰賢則兼有才德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己也為父兄

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

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輔氏曰父兄之賢者棄子弟之不賢者而不教

是其心固以為賢不賢之相去為甚遠而不可教也而不知其自恃於教育成就之道則是亦違乎中傷乎德而自陷於不才耳故孟子以其間不能以寸曉

之使之自省也夫聖人有教無類而不賢者至於棄子弟而不之教天理人欲之相反也如此哀哉

○子墨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為是以可以有

為無所不為者安能有所為邪

輔氏曰人能不為其所不當為則必能為其所當為矣蓋

人心不可二用而精神氣力只有許多苟專於為善則必無暇於為惡苟溺於好利則必不能徇乎義矣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為而言

或問所謂後患者謂得罪於其人邪抑恐其亦言己之不善邪曰是皆有之然斯言必有為而發今不可知其

所指矣○輔氏曰揚人之善掩人之惡自是君子忠厚之心豈為有後患然後如此哉今言如後患何故知其有所為而言也此必有人或訐人陰私公肆詆誣而無所忌憚者故孟子言此以警言之或是此等人既已被禍故孟子嘆之以警後人也君子語默惟其時與義而已義所當言曰口定非非不苟默也豈計後患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已猶太也揚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

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

或問揚氏之說曰所謂本分者乃義理之至當非苟然而

已也學者於此心深察之一有小差則流而入於鄉原之亂德矣○輔氏曰揚氏說盡聖人用處聖人雖有過物之行而無過禮之為其特用處雖曰高世絕俗非人所能及不過盡吾之性由仁義行耳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行去聲

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

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

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

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

輔氏曰尹氏最得此章之指而集註又述其意而著明之以必為期

尤更有功不然則無忌憚者或得以藉口王氏則又有不合於義而必信必果則為妄人之說尤盡其敝尾生之信徒狄之果皆是物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

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

能而極其大也

文集曰赤子之心固無巧偽但於理義未能知覺渾然赤子之心而已大人則有知覺擴充之功而無巧偽安排之

鑿然曰不夫着箇不失字便是不同處○語錄曰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赤子無所知無所能此兩句正相拘如何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却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能做出若赤子之心純一無偽而大人之心亦純一無偽但赤子是無知覺底純一無偽大人是有知覺底純一無偽○又曰大人事事理會得只是無許多巧偽曲折便是赤子之心○輔氏曰大人之心通乎動靜體用兼全譬如明鏡萬物畢照應變無窮赤子之心雖已發動而去本未遠固不能如大人之通達萬變也純一無偽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為大者正以其不為物欲所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由是而致知格物擴而充之至於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以極其德之大耳夫不失其本之一而能極其用之妙者大人之事也溺於巧偽之末而遂失其純一之本然者細人之事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養去聲

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

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為

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輔氏曰此指孝子之誠心而言之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

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

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造七到反

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

語錄曰是日日恁地做○又曰所謂深造者當知非

淺迫所可致若欲淺迫求之便是強探力取只是既下工夫又下工夫直是深造

道則其進為之方也

語錄曰是

事事皆要得合道理○輔氏曰道猶道路之道適燕則有適燕之道適越則有適越之道求仁則有求仁之道為義則有為義之道

資猶藉也

語錄曰資有資藉之意○又曰資字恰似資給資助一般

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

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

語錄曰若原頭深則源源來不竭若淺時則易竭矣

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

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已也

或問此一節曰學是理則必是理之得於身也不得

於身則口耳焉而已矣然又不可以強探而力取也必其深造之以道然後有

以默識心通而自然得之也蓋造道之不深者用力於皮膚之外而責効於日

月之間不以其道者從事於虛無之中而妄意於言意之表是皆不足以致夫

默識心通之妙而自得之必也多致其力而不急其功必務其方而不躐其等則雖不

期於必得而其自然得之將有不可禦者矣○輔氏曰且以求仁言之君子而深造

乎仁必自求仁之道然後有所持循進進不已乃可俟其夫至到而默識心通不假思

惟而自然得之於已此正所謂亦在乎熟之而已也

自得於已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

搖或問此一節曰未得之則固無可居之地得而不出於自然則雖有所居而

不安惟自得之則理之在我者吾皆自得以居之如人有室廬之安動作起居

種種便適自春戀而不去也○輔氏曰既能自得於已則道已為我所有矣故

處之安而無艱艱之虞處之固而無搖奪之患外物不能移橫議不能惑矣

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

或問此一節曰未得其所居則無所藉以為用居而未

安則其所藉以為用者淺迫而易窮惟居之安則理之在我者吾皆得藉以為

用而無窮如富人蓄積之多金珠穀帛無求不獲見其出而不見其盡也○輔

氏曰所得在我而處之既安則所藉以為用者深遠浩博取之而無盡酌之而不竭也

所藉者深則日用之

閒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

或問此一節曰無所資者固無本之可求資之淺者取之艱遠而或值或不值也惟資之深者不待遠求

而所取無不得如既取諸其身之左而值其所資之本又取其身之右而復值

其所資之本以水譬之苟其源之盛則滔滔汨汨不舍晝夜或沂或沿無不值

其來處○輔氏曰所藉者深遠而無盡則日用常行之處頭頭上明物物上顯

在谷滿谷在坑滿坑雖取之至近而非一而其所資之本無所往而不相值矣

○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

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

積慮優游厭飫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

之則是私己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

語錄曰道理本自廣大只是潛心積慮緩緩養將去

自然透熟若急迫求之則是起意去趕趕他只是私意而已安足以入道○又



而為一非親到自得之境者安能言此以覺人也自得如子貢悟性天之不可聞曾子唯吾道一貫之語此何待於言語而後見正張子所謂德性之知不萌於聞見者也豈容更有所安排布置哉蓋其平日潛心積慮優而游之厭而飫之全身在義理之中及其真積力久理與心融物與性會然後可以有得若有一豪急迫之意便是私己與道便自間斷更如何到得自得田地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闢

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輔氏曰文

謂詩書六藝之文理謂詩書六藝所載許多道理也常人之博學詳說者則欲以今多闢靡耳若夫為己之學則不然所以博學於文詳說其理者蓋欲其心理融會貫通事物然後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蓋必極其大然後中可求盡其博與詳然後約可說唯能如此然後可說一以貫之也蓋承上

章之意而言輔氏曰博學詳說則是深造之意也反說約則是自得之事也但上章以行言此章以知言知與行蓋互相發也

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輔氏曰徒博則泛而荒唐徑約則亟而寡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嚮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

審也文集曰以善服人者惟恐人之進於善如張華之對晉武帝恐吳人更立令主則江南不可取之類是也以善養人者惟恐人之不入於善若湯之事葛遺之牛羊又使人往為之耕是也○輔氏曰以力服人以德服人其不同易見至於以善服人以善養人其不同則難見也孟子之言至此則愈密矣以德服人以力服人以善言也以善服人以善養人以心言也以善服人者以善為己私也以善養人者以善為天下之公也樂與人為善者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

之實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為不祥之實

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

愚謂祥下若有者字則當從前說言下若

有而字則當從後說至於蔽賢為不祥之實則一也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亟去吏反

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

舍放比音去聲

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澮古外反涸下各反聞去聲

集聚也澮田間水道也涸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蠟等干譽之病故子孟子以是答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

輔氏曰此章指意都結在後兩句上

故集註只以虛名實行為言而引林氏鄒氏之說以明之蓋孟子之意專欲救徐子蠟等干譽之病耳孔子之稱水固不專在此也然由是觀之雖一物具一理

然亦隨人所取如何耳理固無盡也達者有本謂質且而好義聞者無本謂色取仁而行違恥其無實而將不繼者羞惡之良心也能如是則既知本而能務實矣不以為恥則失其本心亦將何所不至哉今人每見人來獻諂諛則必有慚愧之心此正是聲聞過情羞惡之心發處最好察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為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理也語錄曰存是有其所以異於禽獸之

道理今自謂能存只是存其與禽獸同者飢食渴飲之類皆其與禽獸同者耳○真氏曰人之與物相去亦遠矣而孟子以為幾希者蓋人物均有一心然人能存而物不能存所不同者惟此而已人類之中有凡民者亦有是心而不能存是即禽獸也惟存之所以異於物耳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

有以盡其理之詳也語錄曰察深於明明只是大槩明得這箇道理爾○輔氏曰明只是知故以識字解之至於察

則便帶行底意思故以盡其詳言之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

知之有詳略之異輔氏曰天下無性外之物故凡物之理皆非在吾度外至於人倫則是吾身至親切事故其所知

自然有明與察詳與略之異然非特知之如此至於行亦如此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則行之詳略也在舜則皆生

而知之也輔氏曰此言舜乃是生知之聖人所以言知之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

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為美而

後勉強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

輔氏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所以言行之事也知既生知則行

金子重

自安行○真氏曰由仁義行則身與理一行仁義則身與理二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

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

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

輔氏曰尹氏說精確而平易辨君子聖人之分量尤為明切○真氏曰存之者猶待於用力

舜則身即理理即身渾然無間而不待於用力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惡好皆去聲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

輔氏曰惡旨酒則物欲不行好善言則天理昭著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

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輔氏曰執中則處義精審立賢無方則用人無間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而讀為如古字通用

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

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

乾乾之心也

或問以而為如亦有據乎曰詩曰垂帶而厲鄭箋云而亦如也此以而為如也春秋星隕如雨左氏曰與雨借也此以如

為而也則其混讀而互用之久矣曰是則然矣然其曰求道之切者恐非所以言聖人之心也奈何曰為是說者正以其德為聖人而心不自足如此是乃所以深明聖人之心也且子胡不以視民如傷者例而觀之乎夫文王之民固已無凍餒者矣而視之猶若有傷則其於道雖已與之為一亦何害其望之如未見哉○輔氏曰民已安而視之猶若有傷則愛民深切道已至而望之猶若未見則與道無窮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

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

或問有謂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非仁也勢不得不然也信乎曰此以世俗計較利害之

私心規度聖人者之言也聖人之心所以異於衆人者以其大公至正周流貫徹無所偏倚雖以天下之大萬物之多而視之無異於一身爾是以其於人之痾癢疾痛無有不知而所以按摩而抑搔之者無有不及此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所以為德之盛而仁之至也今日迫於勢而非仁則不知其視聖人之心為如何而指所謂仁者為何物哉○輔氏曰於人所易狎而不泄則敬心常存於人所易忘而不忘則誠心不息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

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

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

坐以待旦急於行也

輔氏曰周公思兼三王則其於道已備矣以施四事則其於事也周矣於道也備所以成已於

事也周所以及人有這然後能制事成已然後能及人且聖人之事同一軌轍安得有異而云其有不合者蓋以時異勢殊故其施之或有未宜行之或有未當然盡誠以思思之而通慮之而得則其事雖有時措從宜而其理亦初無有異坐以待旦則可見其知無不行行無不時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者有不可失其幾者也○此承上章言舜因歷敘羣聖以繼之而

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

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

語錄曰讀此一篇使人心惕然而常存也○輔氏曰集註謂各舉其

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者是矣而於其末又言周公所以備道以制事遭變以濟時皇皇汲汲不已之誠如此學者苟能深體而默識之則聖人之心與理昭昭常存不死而在吾心目之間矣○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

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泄邇忘遠也人謂

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輔氏曰程子恐後人執孟子之言而疑聖人於道互

相得失故發明如此○又曰聖人造道之極凡有所為無不各極其至豈容更以盛不盛言哉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

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

語錄曰王者之政存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

雅之詩自作於上以教天下王迹滅熄則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故雅之詩不復作於上而詩降而為國風○問恐是孔子刪詩之時降之曰亦是他當時自

如此要識此詩使如周南召南當如在錫豐之時其詩為二南後來在洛邑之時其詩為黍離只是自二南進而為二雅自二雅退而為王風二南之於二

雅譬如登山到得黍離時節便是下坡了

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

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晉之乘楚之檇杞魯之春秋一也

乘去聲檇音元

乘義未詳趙氏以為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

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檇杞惡獸名古者因以

為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

輔氏曰古人以善為常多不記載以惡為反常故特記之

如堯典之末只載兪朱兜共鯀數子而已以楚史記之名觀之則楚雖夷蠻猶有古人遺意後世之人負大罪惡於身而初不知愧恥及一有小善則沾沾自

喜以為莫己若者亦可哀已

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

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

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

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威文為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

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

言斷之在已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

辭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輔氏曰夫

子之作春秋不過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而已而其竊取之義則在於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也夫春秋善善惡惡撥亂世而反之正上明四代之禮樂下示百王之法程聖人之用備見此書而夫子之言則又謙抑如此略無自居其功之意此孟子所以因而述之以繼君聖之後也○此又

承上章歷敘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澤猶言流風餘韻也輔氏曰流風以風喻之也餘韻以聲喻之也父子相繼為一

世三十年亦為一世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輔氏曰父子五世經歷百五十年則君子小人之遺澤皆當絕也楊氏曰四世而總

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服窮

則遺澤寔微故五世而斬輔氏曰五世則親盡服窮其澤亦當斬絕矣蓋親也服也澤也實相因也

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為方言是也輔氏曰獨孟子用此二字而他無所見

故知是當時方言俗語耳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子思子遊梁時

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

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

謙之辭也○此又承上三章歷敘舜禹至於周孔而

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愚謂雖是謙辭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是非孟子之私言也實天下之公論也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

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

或問取者貪之屬不取者廉之屬猶與之為惠不與之為害死之為勇不死之為怯也今以過取者為傷於廉則宜以不與為傷惠不死為傷勇矣而反以與為傷惠死為傷勇何哉曰過取之傷廉過於此而侵奪於彼者也過與之傷惠過死之傷勇過於此而反病乎此者也蓋奪乎彼者其失為易見而病乎此者其失為難知故孟子舉傷廉以例二者是亦孔子過猶不及之意耳○語錄曰看來可以取是

其初略見得如此可以無取是子細審察見得如此下二聯做此 林氏曰

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

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

輔氏曰大凡擇善執中最為難事使心粗不得須思慮入於精微方

可一有不審則雖孔門高弟亦或陷於過當之域矣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

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逢薄江反惡平聲

羿有窮后羿也

蔡氏曰窮國名羿窮國君之名也

逢蒙羿之家眾也羿善

射篡夏自立後為家眾所殺愈猶勝也薄言其罪

差薄耳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庚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



四百十七  
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他走何反矣夫尹之夫並音扶去上聲乘去聲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

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庾公必不害己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也叩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弑之賊蒙乃逆儔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污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齊側皆反

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

以自新也輔氏曰西子之質本美而蒙以不潔則自喪其美而致人之惡孟子言此所以戒人之喪其本有之善惡人之質本醜而能

齊戒沐浴而至誠自潔則可以祀上帝孟子言此所以勉人以改過自新深玩尹氏之言令人惕然而懼奮然而作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

謂天下之故者也語錄曰性自是箇難言底物事惟惻隱羞惡之類却是已發見者乃可得而言只看這箇便見得性是已然之迹如水之潤下火之炎上便是故也父子之所以親君臣之所以義

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然皆自箇已然之迹○又曰故字若不將已然之迹言之則下文苟求其故之言如何可推

利猶順也語

其自然之勢也語錄曰利是不假人為而自然者如水之就下是其性本就下只得順他若激之在山是不順其性而以人為之也如無惻隱之心非人無羞惡之心非人皆是自然然而惟智者知得此理不假人為順之而行

言事物之理雖若

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輔氏曰理即性也雖曰無形而難知然不能不感發而形見於外既已形見則必有迹而易見也○又曰如仁之性雖難知然其見赤子入井時則怵惕惻隱發而

形見於外是則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輔氏曰如言人性之仁但言其發見而為怵惕惻隱之迹則仁之理自明也

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輔氏曰此天字指天道而言天道無形而難知而其發動處則形而為人即其所以為人者而驗之則知其所以為天者矣

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

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為惡水之在山

則非自然之故矣輔氏曰所謂發見已然之迹然亦有逆有順自然如人之善水之下者順也凡有所矯揉造作而然如

人之為惡水之在山者逆也故言其故者又當以順利為本言其故而不本於

自然則以人性為惡水性為上者有矣○永嘉陳氏曰善惡皆已然之迹但順

者為本則善者其初也惡者非其初也水無有不下者水之本也若夫搏之使過顛激之使在山豈其本也哉

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惡為皆去聲

天下之理本皆順利小智之人務為穿鑿所以失之

輔氏曰人物所得之理本皆順理無待於矯揉造作於其間却緣世人不明吾性之智而以私意為智於是每事務為穿鑿而失其順利之理○歐陽氏曰言天下事物之理必自夫發見已然之迹者蓋本於天下順利自然之勢也天下事物之理莫不有順利自然之勢又莫不有迹之可驗自其已然之迹而驗之然後實見夫理之自然者為不可易而其穿鑿造作者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禹之治水則因其自然

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為害也歐陽氏曰若禹之行水順夫水性之自然而不敢行夫已意之使然

此其所以行其所無事也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跡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況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必穿鑿為

哉語錄曰曆家自今日推算而上極於太古開闢之時更無差錯只為有此已然之迹可以推測耳天與星辰間或躔度有少差錯久之自復其常以利為本亦猶天與星辰循常度而行苟不如此皆鑿之謂也必言日至者造歷者以上古十一

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歷元也愚案古者必得甲子朔日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會於

子謂之上元以為歷始○程子曰此章專為智而發輔氏曰此章先儒多之鑿唯程子以為此章專為智而設然後其義可明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

之則為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

為不智

輔氏曰害於性者應前水得潤下之性而言也蓋性本順利若不順其本然之理而求之則反害其性也○歐陽氏曰天下之大智無所自為而常因天下之理天下之小智不知循理而常在一己之私

之旨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

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驩也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

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簡略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

也我欲行禮子教以我為簡不亦異乎

朝音

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

者之喪禮則職喪泣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

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

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

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

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

存心以禮存心

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

語錄曰問是本有此仁禮只要常存而不忘

忘否曰非也他這箇從存心上說下來言君子所以異於小人者以其存心不同耳君子則以仁以禮而存之於心小人則以不仁不禮而存之於心這箇存心與存其心養其性底不同○輔氏曰以仁存心而不忘如造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此仁禮之施

輔氏曰由乎內以施外也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此仁禮之驗

輔氏曰獲乎外以驗於內也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

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

輔氏曰強暴橫也不順理逆也

物事也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

由與猶同下故此

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

盡其心也

輔氏曰理無窮盡人有作輟一息不存一物不體便是不盡其心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

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

難去聲

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

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扶夫音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愚謂不

二字不可淺看心一不仁而不自覺不自強便是苟且也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事見前篇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

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食音似樂音洛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脩己其心一而已矣輔氏曰道則以

其所行言之也心則以其所存言之也救民者脩己之驗修己者救民之本有是心則有是道有是本則有是驗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

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由與猶同

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為己責而救之急也輔氏曰禹稷既

以身任拯溺救飢之責故視斯民之有飢溺者猶己使之飢溺是以救之如是其急所以盡其職分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

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

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輔氏曰聖賢之心其本然之體正其當當

天下之大本也然不能不感於物故隨感而應有可喜之事感則喜心便應有可怒之事感則怒心便應如進則便須救民退則便須脩己皆吾大本中自然之體無或過無或不及各盡其道此其所謂和者天下之達道也如是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同一大

五百五十一  
本同一達  
道故也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

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

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輔氏曰聖賢之心無  
不同一本也事則所

遭或異萬殊也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者所謂萬殊一本吾道一以貫之也

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輔氏曰事雖萬殊心一  
以貫則凡所以語默云

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為皆達道也口時中也  
豈復有不盡善善者哉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

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輔氏曰禮  
貌猶所謂

文貌謂其容貌有禮文也人心  
纔敬則見人便自有禮貌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情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

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

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

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

有一於是乎好養從皆去  
聲很胡懇反

戮羞辱也很忿戾也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夫音  
扶

孟子卷之八

二

通志堂

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為父所逐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夫章之夫音扶為去聲屏必并反養去聲

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為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為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眾所

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

輔氏白眾惡之必察焉此

孔子之明訓也而孟子之意正如此故可以見其至公至仁之心至公則無有私蔽於己至仁則不忍苛責於人必能至公然後能全仁必能至仁然後能至

公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

語錄曰孟子之於康章蓋憐之耳非取其孝也據章之所為固責善於父而不相遇遂為父所逐雖是父不是己是然便至

如此出妻屏子終身不養則豈得為孝故孟子言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此便是責之以不孝也但其不孝之罪未至於可絕之地耳然當時人則遂以為不孝而絕之故孟子舉世俗之不孝者五以曉之若如此五者則誠在所絕耳後世因孟子不絕之則又欲盡雪章子之不孝而以為孝此皆不公不正偏於一偏必若孟子之所處然後可

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新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



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與去聲

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

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為民望言使民

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

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

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宿不與臣同輔氏曰師則父行也宿則兄行也故與為

人臣者不同父兄則當尊也臣則比二者為微矣君之所以待三者固異而三者之所以自處亦不同也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

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

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

易地則皆能為之輔氏曰曾子率弟子而去之是遠害也子思雖無死難之事然寇至不去則有死難之理也其事如此不同者蓋以曾子則處師宿之地而子思則處為臣之地有不同焉故也君子之心不論事之利與害唯顧理之是者則為之耳故雖易地而處皆能為其所當然者若其心一繫於利害則有墮獲而無安裕有苟且而無詳允為臣而死難者處宿師之地則或不能遠乎害為師宿而遠害者處為臣之地則或不能死於難變動遷徙或至於倒行逆施而不自知也

○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

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

通志堂

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為

同也

輔氏曰古人行事業皆就其所遇之時所處之地為之故各自不同至於道則一而已惟歸于是耳學者知此則隨所遇之時因所遇之地而應之如權衡之稱物物有輕重之不同則衡有低昂之或異我則進退其權以取平焉豈有不同者哉

○儲子曰王使人問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

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瞞古莧反

儲子齊人也瞞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

輔氏曰謂聖人亦人耳所以先解堯舜與人同一句然後却言豈有異於人逆而解之意愈明白雖然堯舜不獨與人同其形至於其心所具之理則亦與人無異也孟子之

言固兼舉之矣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

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瞞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墻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施音施又音易璠音燔施施如字

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

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墻家也顧望

也訕詆詈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

孟子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